

# 台灣原住民文學創作概述

劉智濤

## 一、從部落格談起

兩年觀察下來，部落格已然成為原住民文學的重要基地。向陽曾經指出，過去，報紙副刊和文學雜誌主導了文學書寫與論述，刊登權力由擔任編輯審查的文人圈掌握；部落格出現後，作者終於可以直接在網路空間發布作品，一個人人都是書寫者、詮釋者的時代於焉到來。<sup>1</sup>然而，眼尖的讀者不難發現，過往掌握文學作品發表主導權的媒體如中時、聯合，在電子化之後，依然透過系統化建置的「作家部落格」、「作家沙龍Blogs」維持某種主導地位，部落格反倒成為知名作家進一步擴大影響力的空間。相較於這些展演都會菁英文學品味的部落格，原住民作家即使已經小／大有名氣，他們的部落格依然鮮明地呈現民族性、在地性、生活感以及道道地地的、真實的「部落」空間。

### （一）「巴代的開放空間」<sup>2</sup>

2007年，巴代發表長篇歷史小說《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以下簡

稱《笛鸛》）；2008年本書獲頒「金鼎獎」及「台灣文學獎」，在題為〈驚奇的2008年〉一文中，巴代寫道：

我認為族群的文化、歷史、語言書寫，特別是文學形式的呈現，是支撐族群在現代文明洪流中的重要熱能，更是已經迷失方向的族人一旦覺醒，便立刻有所依靠、取暖與鼓舞的力量，在族群不可避免走向黃昏時，仍有能力甩開瀕臨死亡的夢魘而復興，是一個具有足夠能量喚醒民族意識、提振民族活力、激勵族群生存創意最根本的「火種」。

毫無意外，大巴六九部落年祭、收穫節等祭儀活動相關記錄，成為部落格主要焦點；其中〈三萬字〉一文簡述長篇小說《笛鸛》如何嘗試以KK音標與特殊符號自創卑南文，巴代自許不但在生活中經常使用卑南語，而且大量使用卑南文創作；對巴代而言，文字書寫乃是持續「埋火種」的慎重儀式。

《笛鸛》中的焦點人物「女巫笛鸛」，不僅是小說裡傳統巫術文化的象徵符碼，也是現實生活的寫照；以包括母親在內的部落女巫為主角的〈一種焦慮〉、〈七月詭談〉、〈慢一點〉、〈這樣的愛情故事〉等篇，正是巫術文化日趨凋零的憂心之作。而〈放〉、〈不得已的忙碌與

1 向陽，〈尋找書寫新部落：台灣作家「部落格」傳播模式初探〉，「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第5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清華大學台文所主辦，2006.10.26-28），頁3。

2 「巴代的開放空間——Pchome新聞台Blog」：<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puyuma0913>

哀傷情緒〉、〈我的玉山行腳〉幾篇懷念霍斯陸曼·伐伐的文字，讓讀者看到的，則是一種不著痕跡、間接的、在生活尋常之間悄然浮現的對逝者的想念。

記錄拜訪魯凱族作家奧威尼·卡羅斯盎之行的〈悠游在古茶布安的文學雲豹〉，<sup>3</sup>起始於前往舊部落「古茶布安」路上，攀爬崖壁之際，「嗅鼻到一股濃濃的魯凱史詩與雲豹羶氣揉雜的氣息」；篇末，在凌晨2點聽聞奧威尼電腦開機聲後獨自「佇足在月夜下霧氣淡淡漫瀾的石板院子」的靜默中，領悟他所造訪的，其實是「一種傳說中杳遠已近神話的靈性動物」；通篇散發不同世代原住民作家置身祖靈之地時的心神交會。

## （二）「B-laga樂多日誌」（瓦歷斯·諾幹部落格）<sup>4</sup>

部落格首頁頂端，瓦歷斯·諾幹加了一行註語：「B-laga，泰雅語飛翔的意思。我喜歡在部落以鍵盤在網路的天空飛翔。」端坐部落而翱翔部落格，這是只有真正住在「部落」的原住民作家才能說的話吧！

有文字的民族總是輕易的推翻了我們鎔鑄了幾千年的記憶，所以我們部落的名字只存在我們腦殼的記憶庫裡，只要一些日子不用，記憶就像缺乏關愛的

倉庫堆滿了時光的塵埃，如今在文書資料一張張的白紙上註記著「三叉坑」的黑字，至今我們都無以理解這個字詞準確的意義，就像我們同樣無法理解為什麼可以任意更改部落的名字，我們相信名字、名稱、語言、生物是有靈魂的，祂們的秩序就是我們人類的軌道，這個簡單的道理就像你不能將一隻活躍在岩壁間的鹿稱作那是一匹奔跑在草原上的馬。

——〈舍遊呼〉

「舍遊呼」，泰雅族部落Sr-yux的漢字音譯，漢人移墾者稱之「三叉坑」，瓦歷斯·諾幹以非常白話而有畫面的漢語修辭告訴讀者，有文字民族輕易推翻原住民千年記憶、任意更改部落名字的作為，叫做「指鹿為馬」——古老中國歷史上，著名權臣趙高在懦弱秦二世面前收編迎逢小人的陰險伎倆。

〈給我一粒山胡椒——Magau、Atayal、國家與公園〉，從一粒散發「清香刺鼻氣息」的山胡椒（Magau）開始，追溯泰雅族（Atayal）部落遷移史，細訴Magau（馬告）如何經過漢人移墾、日本殖民帝國「五個年理蕃事業」、國府「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終而成為「國家」的「公園」的漫長過程。此文與〈舍遊呼〉，皆可視為1993年獲得「時報文學獎」之作〈Mihuo土地紀事〉的續篇，瓦歷斯·諾幹維持一貫大器史詩筆法，讓原本應該憤怒的控訴，轉為與普世人類相關、無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都不能迴避的人與土地、自然的議題。

3 本文同時刊載於《台灣文學館通訊》20期（8月），頁66-70。

4 「B-laga樂多日誌」：<http://blog.roodo.com/wn2008/archives/7228751.htm>

許多曾經造訪瓦歷斯·諾幹另一個部落格「中時部落格——瓦歷斯挖故事」的讀者，大概都與筆者有著相同的困惑，瓦歷斯何以經年累月大量書寫「世說挖新語」、「祕技挖錯別字」等等咬漢文、嚼漢字的篇章？對此，除了〈隱形人〉中說給三年級小朋友識得漢字的理由之外，〈字字珠璣〉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答案：「朋友知道我出了一本不像是我的原住民身分的怪書，甚好奇（滲雜驚訝、懷疑），我的回應是：愛與尊敬你的對手。」<sup>5</sup>瓦歷斯充滿玄機的答案，令筆者想起同樣教孩子「認得幾個字」的張大春，兩者並置，倒是頗值得推敲的原漢比較議題。

## 二、報章期刊文章與專書

2008年作品見諸報章期刊最頻繁的原住民作家，當推夏曼·藍波安。在〈我的第五艘拼板船〉中，<sup>6</sup>夏曼·藍波安敘述與高齡82歲的叔父一同建造雙人拼板船的願望，這樣的願望來自：

簡單說，就是欣賞未遭受現代化教育（如皇民化、漢化）「折騰」過的耆老，見識他們這一世代的達悟人是如何看待山靈，如何形塑樹魂等的信仰？或云原初的自然主義者。

相較於「原初的自然主義者」，夏

曼·藍波安在〈星期一的蘭嶼郵局〉<sup>7</sup>中描述另一種「原初型的騙徒」，由於他們會寫提款時的阿拉伯數字，成為不識字耆老的好幫手、託付領錢的仲介者；此類人物之所以存在，來自於蘭嶼郵局發放台電核廢料場輻射傷害的「每人三千六萬元的『賠償金』」以及三千元的「老人年金」，郵局因此成了在地交際的匯聚場域：

於是新台幣的多寡快速粉碎了傳統達悟民族「優質的」漁團家族的緊密濃度，好似海口領域的Mapayit（海水太鹹）與Matavang（淡水太淡）正在淬鍊著這個民族涵化轉型時血脈基因的濃稠、稀疏，因而我們的島嶼也掀起了後現代故事的起源，相信這個行動舞台劇，將由簡而繁沒有結局的一天。

隨著「你勒斃」（錢）在島嶼上的大量漫流，達悟族被更深深地捲入核能發電這個惡靈所攪動的巨大漩渦，核廢料並沒有如1980年代反核運動所訴求的滾出蘭嶼，反而藉著達悟語由個而十而百位千位萬位計算的鈔票的「賠償」，依然堆放在斑斑鏽蝕近10萬桶的廢料桶裡，不再頭綁抗議布條的達悟老人，等著提領星期一蘭嶼郵局開始發放的「你勒斃」。對比〈飛旋海豚〉、<sup>8</sup>〈野性蘭嶼〉<sup>9</sup>等回首「原初

5 參見 <http://blog.roodo.com/wn2008/archives/8401907.html>。（2009.02.28）

6 發表於《自由時報》副刊，2008.07.02。

7 發表於《聯合文學》280期（2月）。

8 發表於《聯合報》副刊，2008.02.14。

9 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8.05.23；為公共電視同名記錄片5月24日首播而寫。

自然主義」的文字，此文捕捉的是達悟族「原初自然」無可挽回的崩壞，從蘭嶼郵局漫流出來的「你勒斃」，正無聲無息的、逐日稀釋傳統達悟民族漁團家族的緊密濃度。

利格拉樂·阿媽的〈阿媽巫婆〉，<sup>10</sup>描述某個週一午後到城市小學為小朋友說故事的過程。當阿媽模仿部落巫婆，以低沉的嗓音唸著排灣族母語時，這些熟悉吸血鬼、哈利波特、貞子等「外國鬼」的都市小孩，「眼睛直勾勾地望著我的手腕，深怕從我的袖子裡會攢出一條百步蛇來」；講完「原住民鬼故事」，阿媽的感觸是：在台灣長大的孩子，完全不知道自己母國的童話。

伊替達歐索（根阿盛）的《巴卡山傳說與故事》（台北：麥田出版社，11月），是舞鶴主編之麥田出版社「大地原住民」書系的第5本，內容以作者生長的原鄉巴卡山部落傳說故事為主，同時收錄反思族群從日治時期以來流離變遷命運的詩文創作，其中最應留意的〈屋漏痕〉，舞鶴在編後記如此推薦：「〈屋漏痕〉中寫到對外來宗教的屈從與抵抗，在十字架龐大的陰影下昂然為祖靈發聲，這在台灣原住民文學的書寫史上，幾乎是原創的。」

### 三、得獎作品

文學獎一直是原住民文學獲得漢人主流社會關注從而提高能見度與討論性的重

要管道，2008年，除了巴代《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獲頒「金鼎獎」及「台灣文學獎」之外，尚有獲得「第4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類三獎、泰雅族李永松的〈彩虹橋〉，<sup>11</sup>根據作品〈後記〉說明，此乃「寫給2007年夏天，一場意外離開部落、家人、朋友，獨自走向hongu-utux（彩虹橋）的雅衛」；瓦歷斯·諾幹在部落格推薦此文時指出：「筆調幽默，大異於以往以控訴、抗爭的九〇年代原住民文學，……以死者敘述的手法呈現出泰雅人的現世觀，我們可以從這篇文章看到原住民文學在千禧年之後的新的轉變。」劉克襄的評審意見則認為，本文以原住民慣有的幽默生活語言、非漢人式的達觀思維，生動地詮釋了原住民樂天知命的個性，以及小人物無奈而辛酸活著的卑微意義。事實上，控訴與幽默、達觀與卑微，始終是台灣原住民文學兩種悖反而並存的內在特質，當幽默與達觀的比例逐步增高時，或許即意味著台灣原住民文學正站在一個轉變的新起點上。

10 發表於《自由時報》副刊，2008.02.27。

11 參見<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dec/1/today-article1.htm>。（2008.12.01）